

在无声处听见温柔

——读李知展中短篇小说集《望春门》



最近，我有幸拜读了青年作家李知展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望春门》，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6年3月推出的新作，让我在阅读的几天里，始终处于一种奇异的情绪中。不是被情节牵引的紧张，不是被人物命运击中的震撼，而是一种更绵长的东西——像有人在你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，声音不大，你却听了一遍又一遍。

李知展这个名字，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还有些陌生。他曾做过保安、配货员、码头搬运工、建筑工，后来成了《牡丹》文学杂志的主编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等刊物发表小说230余万字，拿过百花文学奖。这样的履历放在今天，几乎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传奇。但他的文字里没有“逆袭”的张扬，也没有“底层写作”的标签式悲情。他只是在写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把每个汉字放在心里悟一悟”。

《望春门》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十多个中短篇，故事大多发生在豫东平原上某个叫“望春门”的小镇。这里有开卤味店的寡妇，有做皮匠的老汉，有在舞厅谋生的女人，有从城市返乡后无所适从的年轻人。他们不是时代的弄潮儿，不是新闻里被反复书写的“典型”，他们只是活着，在李知展笔下，以最朴素的方式活着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孙治在评价李知展时说，男作家写女性不在少数，但能如此深切地体察、同情女性的命运，并为她们寻找出路的并不多。李知展不是以一种欲望的、男性的凝视去写那些所谓的“妖女”，而是写出了她们深沉的悲哀与背后的社会动因。这个判断是准确的。读《逃笼鸟》时，我被那个受家暴最终出逃的女性震动——不是因为逃了，而是因为她逃出去之后，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好，但她还是逃了。李知展没有把这个选择浪漫化，他写的是一个人在最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做出选择的那种决绝，以及决绝之后的茫然。

这种写法让我想起蒂尔曼在《照料母亲十一年》里的冷静，也想起张莉在《她走过无数人间》中对萧红“凝视”视角的揭示。李知展的凝视同样是“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”的。他贴着人物写，贴着他们的呼吸写，但从不替他们做选择。他在新书对谈中说：“我是愿意这样贴着他们去写，带着自己心弦的颤动，去感受他们具体的人物命运，不敢帮他们做出取舍，但会留一点点温暖，留下一些光明、希望和温柔。”

《望春门》里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。一个做皮匠的老人，一辈子都在巷口给人修鞋、补皮具，生意清淡，勉强糊口。他的儿子在城里打工，很少回来。

有一天，儿子寄回一双皮鞋，说是公司发的福利，让老人也穿穿好鞋。老人把鞋放在柜子里，舍不得穿，每天拿出来看看，擦一擦灰。后来鞋柜被老鼠咬了，皮鞋上留下一个洞。老人找出一块皮料，花了整整一天，把洞补好了。补好之后，他还是把鞋放回柜子里，没有穿。这个故事里没有一句抒情，没有一句“老人想念儿子”，但每一个读到的人，都能看到那个佝偻的背影。

《青年文学》主编张菁评价说，在李知展的作品里，能看到一种“耐”。卤馒头、做皮子、包包子，这些都是耐得住的手艺，但更可贵的是耐得下的人心。因为这些东西需要时间，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点一滴地连接。这个“耐”字用得真好。李知展的小说写得也“耐”——耐读，耐琢磨。他不追求情节的反转，不追求语言的炫技，只是踏踏实实地写，写那些被时代大潮冲刷后留在岸上的人，写他们如何在日常的琐碎里，维持着最后的体面。

读《望春门》的过程里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写作？在短视频和算法推送的时代，在每个人都忙着表达自己的时代，那些沉默的、不被看见的人，他们的故事还有人听吗？李知展用这本书回答了：有人听，而且需要被听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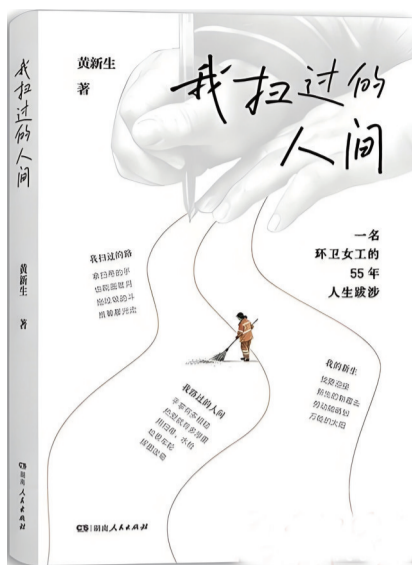
这不是那种“为底层代言”式的写作。李知展自己就是从底层走出来的，他不是“代言”，他是在“回望”。他的回望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，没有刻意为之的温情，有的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尊重——尊重每个人活着的姿态，哪怕那种姿态是笨拙的、卑微的、不合时宜的。他写《风吹不灭蝴蝶》里的舞女，写她在灯红酒绿里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，写的不是她的堕落，而是她如何在堕落中守住那一点不肯熄灭的东西。那一点东西，是什么？李知展没有明说，他只是写她每天清晨在无人的舞池里独自跳舞，穿着最普通的衣服，跳着没人看的舞。

这让我想起苏念念在《日常的刻度》里写的那句话：“重要的不是把平庸变成非凡，而是在平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‘刻度’。”李知展笔下的人物，就是在寻找自己的“刻度”。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，可能找到了又弄丢了，但他们没有停止寻找。

《望春门》这个书名，本身就带着一种隐喻。望春门是小镇的地名，也是一个时间的刻度——望春，望的是春天，望的是那些还没有到来的、更好的日子。书里的人物都在望，望儿女出息，望日子好过，望一个公道，望一份体面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终其一生也没有望到。但李知展没有让他们成为悲剧的符号，他让他们成为人——不完美的人，有缺陷的人，在泥泞里挣扎的人，但终究是人。

这本书的价值，或许就在这里。在一个越来越习惯于标签化、符号化的时代，李知展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做了一件最奢侈的事：他让那些不被看见的人，被看见了。他让那些不被倾听的声音，被听见了。哪怕只是被一个人听见，哪怕只是被一个读者在深夜翻书时偶然听见，那也是好的。

写作是一种温柔。这是我读完《望春门》之后最深的感受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世界里，还有人愿意俯下身，贴着那些卑微的生命，用笔去描摹他们的呼吸、他们的沉默、他们的挣扎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，一种近乎奢侈的温柔。而作为读者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那些文字里，停一停，听一听，让那些声音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多停留一会儿。易起波

尘埃里的星光
劳动中的诗行

——读《我扫过的人间》

散阴霾，劳动让人心生希望。”扫街的日常，看似重复枯燥，却被她过出了诗意。她扫去街道的尘埃，也扫去内心的迷茫；弯腰拾起的不仅是垃圾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寒冬里的双手，酷暑中的汗水，都成了她书写人生的笔墨，让劳动成为一种刻入骨髓的信仰。这份对劳动的敬畏与热爱，不仅治愈了作者自己，也让每一位读者读懂：劳动从来不分高低，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，都值得被尊重、被歌颂。

作为劳动者书写的文学作品，《我扫过的人间》最珍贵的是“真实”。黄新生用拿扫帚的手写字，文字里没有晦涩的术语，只有最鲜活的生活体验；没有空洞的抒情，只有最真诚的情感流露。她把扫街的琐碎、邻里的故事、生活的感悟，都融入平实的文字中，让读者仿佛置身晨雾中的街巷，听见叫卖声与虫鸣交织，看见橙衣身影在晨光中缓缓移动。这种“写我所做，做我所写”的质朴，让文学回归了大众，扎根于人民之中，向我们展现了文字最本真的力量——源于生活，温暖人心。

当下的我们，常常被快节奏的焦虑裹挟，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温暖。《我扫过的人间》就像一束微光，照亮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，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意义。书中没有传奇故事，只有普通人的三餐四季；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接地气的烟火真情；没有高深哲理，只有劳动的朴素智慧。但正是这些平淡的文字，却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，让我们明白：生活的美好，藏在一粥一饭的烟火里，藏在一蔬一饭的坚守里，藏在每一份不放弃、不妥协的热爱里。

黄新生用半生时光，扫过街巷的尘埃，也写尽人间的烟火。《我扫过的人间》不仅是她的文学之作，更是一部记录市井百态的民间实录，一幅展现基层劳动者精神的生动画卷。它让我们看见，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光芒，每一份劳动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，这样的作品始终提醒着我们：不忘初心，脚踏实地，哪怕身处平凡，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翻开这本书，仿佛跟随黄新生的脚步，走过晨雾中的街巷，走过黄昏的渡口，走过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瞬间。它会告诉你，尘埃里也能开出星光，劳动中自有诗行；它会温暖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，让我们在人间烟火中，收获属于自己的力量与光芒。

刘小兵

橙衣映晨雾，扫帚划尘器，黄新生的《我扫过的人间》以最朴素的笔触，铺展开一幅基层劳动者的生命长卷。这本书没有跌宕的情节，也无华丽的辞藻，仅靠几十年扫街的见闻与切身感悟，就把普通人的生存底色与精神光芒，凝练成一部直击人心的纪实作品。它既是一位环卫女工的人生突围记，也是一扇观察人间烟火的窗口，更让“劳动”二字在文字里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作者黄新生的人生，本就是一部与命运较劲的书。做过保姆、漂过工厂、摆过摊位，半生奔波于生计，却从未向生活低头。年过半百重拾纸笔，在扫街的间隙里挑灯夜读，熬过十余门课程的备考难关，最终拿下大学文凭。这份跨越年龄的执着，藏在字里行间的每一处细节里：烈日下扫去落叶，她笑称“阳光是最好的钙”；寒冬里双手冻裂，仍在路灯下敲下文字。她用行动证明，平凡从来不是上限，坚持才是给生活最好的答案。那些在垃圾车旁写下的文字，没有丝毫矫情，反倒带着汗水的咸与烟火的暖，让底层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变得丰盈而鲜活。

书中最动人的是黄新生以同为劳动者的视角，收集的那些人间碎片。她不刻意渲染苦难，也不刻意拔高伟大，只是平静记录下街巷里的真实遇见：工地大叔特意换上干净衣服见妻子，眉眼间是朴素的温柔；卖水果的婆婆守着小摊，笑容里藏着生计的踏实；废品站旁的老人抬头看星，困顿中仍保留着对美好的向往。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，拼凑出市井深处的温暖底色，让我们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，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发光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，却用双手托举着城市的运转，用汗水诠释着生活的意义，让“平凡”二字，有了不平凡的分量。

这本书的核心力量，在于对劳动最真挚的礼赞。在黄新生笔下，劳动从来不是卑微的代名词，而是改变命运、治愈心灵的力量。她写道：“劳动改造世界，劳动驱



《那个在人群里消失的人》

陈染不仅是作家，更是清醒的“人性主义”观察者。30年前，她以《私人生活》为中国女性发明了自己的语言，30年后，她在人群消失处，为现代心灵寻找安放的出口。

这是一份陈染的文学漫谈，贯穿其30余年创作生涯，深入她的成长经历、精神世界与隐居生活，展现了她如何以文字探索女性内心、构建自我主体性，并始终与现实保持“紧张度”。她亦谈及对写作、爱情、家庭及时代的独到思考，勾勒出一位独立写作者如何在喧哗中坚持“在人群里消失”的沉静姿态。

作者陈染，已出版作品有《私人生活》《纸片儿》《嘴唇里的阳光》《无处告别》等。



《天书奇谭》

《天书奇谭》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，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笈的类比，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，如此可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秘奥，并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。如：中国宋代、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，明代、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；西方在古典时期、文艺复兴时期、18世纪古典主义、19世纪浪漫主义、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，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。

作者贾珺，著有《北京私家园林志》《圆明园造园艺术探微》《给孩子的中国古建筑》《颐和园》等。